

“眺望”搭建跨界对话

诗书画联展呈现文学与艺术的共通表达



高建刚现场讲解展出作品的创作过程。

日前,《眺望——高建刚诗歌与版画、杨乃瑞、王开生书法联展》正在海韵艺术中心展出,此次展览打破门类界限,以诗歌、版画、书法的多元呈现为观者带来一场文学艺术的跨界对话,“这是一场写作者、创作者与再创作者、观众相互理解,多重跨界终归于艺术观、世界观、人生观的表达。”青岛市作协名誉主席高建刚坦言,《眺望》本来是他的一本小说名字,以此命名展览,旨在表达这场展览的多重艺术结合呈现,“意味着新尝试、新起点”。此次展览展出至11月15日。

诗书画同展 “相互理解”

版画、诗歌与书法,看似混搭的艺术表达却能寻到相同的精神内核,便是此次展览的策展初衷。正如著名版画家张白波所言:“黑白木刻版画历史悠久,是最接近诗意图表达的艺术形式之一,其简练、概括、单纯的艺术特质与诗歌异曲同工,极富审美联想。”

自2005年开始版画创作,高建刚的作品就以现实主义为主,“主要是生活中所见、具有一定内涵和象征意义的画面,它有时表现于海洋题材,有时表现于城市现代生活题材,有时是西藏高原的生活题材,总之是适合于木版画的现实意象。”在表现形式上,更为注重线条的运用,比如线条的无序到有序,线条的疏密变化,线条的对比张力,以及光影和黑白对比的表现。张白波认为,高建刚的版画属于“诗意图版画”,透着浓浓的文学艺术领悟,彰显其独特个性魅力,似乎“是从他的诗歌和小说中截取的一个瞬间切面,这个切面既是情感体验,也是内省意识,环绕着它所展开的潜在叙事,在黑白构图间不断发散、延伸。”

以此为创作缘起,杨乃瑞、王开生两位书法家的联展作品的创作素材均来自于高建刚的诗歌作品。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市书法家协会顾问、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的杨乃瑞,其作品“以行草书为主,线条凝练厚重,



高建刚版画作品《窗外的风景》。



高建刚版画作品《雪霁》。

字体舒适耐看,古意盎然”;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岛市书法家协会顾问的王开生,其作品“一任自然,写我心,写我感,淋漓尽致表达着传统文人的自然书写情怀”。两位书法家均表示,诗书画一体,直击心灵的文字会带来无限的挥洒激情,现代诗歌的书写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书法的创作内容与形式。三者荟萃一堂,不仅体现着意境上的统一,也令书法作品在书写中体现着对诗歌的理解,相信这样一场展览“对于作者和观众,都能起到相互理解的作用”。

诗画并行是 持续的创作状态

开启版画创作,高建刚坦言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鲁迅先生曾在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推动新兴木刻运动,我青年时期经常读先生的作品,进而影响至深,以致于在内心形成了一种文学与木刻的情结。”2004年,高建刚在青岛教育学院学习美术学时,木刻版画又是一门必修课,“那时候主要学习的是德国版画家的作品,例如大师丢勒的版画,还有表现主义大师珂勒惠支的版画等。”在高建刚看来,版画与文学的关系特别近,文学书籍封面、插图、藏书票等,大多使用版画,因其具有独特的效果,它的深邃、劲道和视觉冲击力,是别的画种难以替代的。“最初创作木版画,是想要将其作为我个人诗集的插图,诗集出版后看到木刻版画的确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就继续从事木版画创作,版画既有它的艺术价值,又有文学上的实用价值。”

塞尚曾说,文学是抽象化了的自我表达,而画家则是以素描和色彩把自己感觉和知觉到的具体化。近年来,高建刚也在诗歌的意象空间与绘画的具象呈现中寻到了参照与吐纳,“版画像其他画种一样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观察到一个人物或物象的特征,要善于抓住它。”这与文学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可以帮助作家去观察并用文学语言加以刻画表达出来。同时,绘画(包括版画)与文学共同存在“细节与概括”,“绘画的细节刻画与概括很直接,一组静物哪里应该刻画细节,哪里应该概括处理,非常明确。绘画的形成意识会帮助文学创作在这方面努力。”此外,绘画离不开整体、局部、整体的过程,文学也需要这方面过程,文学作品的结构与此密切相关,所以绘画方面的训练,会提高文学创作的结构意识。同样讲究“笔触”,绘画中的笔触可以造型,可以宣泄情绪和渲染气氛,文学的笔触可以借鉴绘画的笔触的作用。

高建刚认为,“笔触可以是一个画家的个性特征,比如梵高,同样文学语言的笔触亦然,比如鲁迅。”在他看来,文学对绘画的作用更重要,“它能提高绘画的思想性、丰富和加深绘画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它能与绘画一起思考产生创新的艺术观念。比如提出超现实主义思想观念的就是诗人阿波利奈尔,与立体派画家毕加索互相影响。”而此等文学与艺术并行的创作实践,也将是高建刚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持续动作。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主办方供图

当“退票”的呼声 喊到了影展上

文/王学义

“烂片,退钱!”以往这种声音总是出现在网络上,网友通过发弹幕、评论等方式来吐槽,发泄自己的愤懑。而这次,“退钱”的声音出现在影展上,而且是直接对着导演当面喊出来的。

最近,由杨平道执导的影片《浪漫的断章》在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放映,引起了观众激烈争论。先是出片尾字幕时,观众席上有人大喊“退票”“退钱”“拍的什么玩意儿”“怎么入围的”。而后是影片主创参加映后互动环节,三位观众发言直呛主创人员,以表达他们对作品的不满。有人感慨,这简直是“史诗级灾难现场”。

观众喊“退钱”,是因为对电影不满。观众当然有不满的权利。当晚的放映10点才开始,很多影迷坐了很久的火车才赶到平遥,花了不少精力才抢到票,票价是每张80元——这显然不便宜。他们远道而来,看一部心心念念的电影,却没想到电影跟自己预想相差太大,有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那为什么会跟预想相差太大呢?从相关报道看,至少有这么几点原因:其一,不少人是想看文艺片,结果看到了一部“史上第一部抽象喜剧片”,非常失望。其二,有人质疑电影“尊重女性了吗”?其三,还有人认为“看上去像个学生作业,纯粹作为娱乐片看就好,艺术价值不高”。如果前两点都带有主观性的话,第三点显得比较客观,但打击力度也最大。对一部在影展上放映的影片来说,“艺术价值不高”无疑是致命伤。

对此,导演杨平道的说法是,他在写剧本时就跟人讨论过,这部电影既不文艺也不商业,“最终我还是把一半理想的东西弄出来,我愿意承担这个试错的成本。”换个角度来看,这次“退票事件”,也让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知名度,引发了一些观众的好奇心,他们想看看到底《浪漫的断章》质量究竟如何,就算烂的话,烂在哪里。可是,假如观众不愿承担“试错成本”又能怎样呢?他们真能退得钱吗?显然不能。

不过,的确有地方给观众退过钱。比如,今年4月,在河南许昌就有人在电影院观影后,觉得片子太难看,就成功退了一半钱。该电影院工作人员的说法是,“电影结束20分钟之内是可以退的,但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的话,我们也是退不了的。”从去年开始,该影院就推出了这项退款服务。不得不说,这项服务真的很赞,虽然在全国推广起来有难度,但至少能成为一个新话题,给某些“圈钱”的烂片增加一点压力。

艺术应该百花齐放,电影风格多样属于正常现象,质量参差不齐也在所难免,尤其是对于一个正在爆炸式发展的电影市场来说。对此,我们不妨多一点包容心,对多元化表达多一点宽容。但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有些电影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属于质量低劣产品。观众遇到了,往往只能自认倒霉。不妨自己建一个“黑名单”——有些导演的电影,能“避雷”就避,能躲就躲着走吧。

潮声